

江花

夏日之花

■文/吴绍祥

·行吟

A13

初夏,当我在六点左右吃完晚饭时,太阳刚刚降落到西楼楼顶。此时最大的享受就是站在门口树荫下的绿草地上吸一支烟。斜晖从楼间射入树林,晚风清凉如洗。

空气中时不时还会飘来阵阵月季和金银花的幽香,令人神清气爽。这个季节,金银花已基本要谢了,但在绿叶或枯藤间总会开出那么几朵瘦弱、白色的喇叭状小花来,尽管与娇艳肥大的月季花比起来显得寒碜,有些凄冷,但香味不逊全盛之时。和这些颇具祭奠意味的金银花不同,如今石榴花开,正当其时。石榴的花期较长,深红色的花朵大小适中,开在一人多高的枝条绿叶间,就像簪在美女的浓密乌发上,缺点是没什么香味——至少我没嗅到过它的香味。

初夏之际还有不少当令之花如期而开的,比如女贞、栀子、杜鹃、茉莉、夹竹桃。小区里很多杜鹃,是那种矮小杜鹃,叶形不一,品种有别,有春天开花的,有初夏开花的,颜色十分鲜艳,它们在日暮的昏霭中就像庙堂供桌上的烛火。不过,这些花看在眼里总不似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样子,它们让人感到虚幻、恍惚、无奈。比如女贞,它那细密的白色花粒有着浓烈的气味,那是一种让人昏昏欲睡、接近幻灭的芳香。特别在阴云笼罩的梅

雨季里,它的白色略显惨淡、凄迷。在我眼里,它是专属于梅雨季的花,属于阴雨天的花。

不过,在初夏盛开的众多花卉中,有一种花似乎是专属于初夏的艳阳天,属于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的日子。它叫合欢花,又叫夜合、合昏,因为它的叶子一到夜晚就闭合在一起;还叫马缨花、鸟绒花,因为它的花瓣须状,花蒂至花须由白到红,很像马颈的饰缨,也像禽鸟的细绒。合欢艳而不俗,开在高大、疏朗的树枝上,层层叠叠,轩轩然若迎风霞举,颇有仙风道骨的韵味。

站在合欢树下久了,我会产生幻觉,以为是站在泰岳临海的一座大石突兀磊落的峰峦上,林梢闲云飘逸,山风披襟解带,使人流连。而且,合欢花是有清香味的。前不久的一个晴朗周末,大约是上午九点左右,在小区散步,无意间走到合欢树的伞形浓阴下,我在一个下垂的低枝上摘下一朵马缨花,嗅了嗅,闻到一股特殊的清香,香味比较清淡,不似经验中闻过的任何一种花香。我觉出,这种花香里有着丝丝天朗气清的味道。寥寥向在《夏夜宿表兄话旧》一诗里,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即幸福又伤感、伤感多于幸福的话旧场景,那场景在一个院子里,院子里栽种了合欢,那是初夏,正值合欢花开,是以花香满

庭。然后他说到深夜,说到一场小雨,说到酒醒。显然,这一场景千百年来一直深植人心,以至于人们一直以为合欢花适合开在话旧的庭院,因为由它的香味所营造的气氛最适合亲友间久别重逢的话旧。诚然,我的内心一直对合欢花开香满庭的初夏话旧有所期待,只可惜至今未得机缘。

花落总是令人不堪的,但合欢花落简直惨不忍睹。满地狼藉,像半干不干的烂草。几度落花之后,则意味着同梅雨季基本重合的初

夏花事的结束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燥热夏天。人们生活在油锅里、灶膛前。强烈的光线使人不敢睁眼,人们昏昏欲睡,萎靡不振,缺乏食欲,没有思想,变得麻木不仁,所有的树木都无精打采,就连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都奄奄一息。

夏季是个垂死的季节,是个乏善可陈的季节。带着残春记忆的人们,顶多只能从初夏雨后女贞的凄迷、清晨月季的绽放、黄昏合欢的闭合,对刚刚过去的春天略作回味,聊自慰藉。



相遇·永恒

■文/唐龙

于千万人之中,遇见你所遇见的人,于千万年之中,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,刚巧赶上了,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,有轻轻地问一声:“噢,你也在这里吗?”这是张爱玲散文《爱》里面的句子,我记得第一次阅读时,还不懂什么是爱情,那时候只有青春年少的憧憬和向往,总是期待着可以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邂逅。多年过去了,可始终没能实现。

我和我的相遇说不上多么浪漫和美妙,但在我心中,却是一曲悠扬如歌的回忆。

曾几何时,我也幻想着自己会在一个优雅、恬静,充满阳光的下午的草地上与你相见;曾几何时,我也期待着我们会不约而同的带着微笑走向对方。终归幻想还是幻想,期待也始终变成了期待。还记得,我们相识只是因为一个虚拟世界的小动物。当初以为只是简单的寒暄,却成了我终生牵挂的开始。

时间总是会演绎出美丽的故事。我感谢那个可爱的小动物,因为它,我遇到了我生命中愿伴终生的爱人。一开始,一切者是无意,无意中多了一个朋友,无意中多了一个伙伴,也正是这么多无意,让你走进了我的世界,走进了我的心。后来,我发现我真的是爱上你了。我们一起坠入了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河流,顺着飘去,感觉幸福原来就是有你在我身边陪伴。

在想念着迷的时候,我怀揣着东去的车票,带着一颗激动而又有些惆怅的心情投向有你的土地。列

车每走出一步,我心里就变得紧张一分,即将见到你,我说不出的喜悦。相见的那一刻,感觉像是久旱的田地得到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,一下便滋润到了心底,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变得欢悦起来。我们牵着手走着,握着你的手,仿佛握住了全世界,我觉得幸福,觉得满足。

迎着有些炎热的阳光,走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,看,旁边荷塘中已经有几个荷苞亭亭玉立,粉中带白的花蕾显得可爱极了。这一簇簇荷叶轻轻的托着它们,紧紧相依。荷塘的四周还有其他的小花,你一一地给我介绍,你的笑靥如花让我感到迷醉,此时此刻,此景此情,我忍不住想将你轻轻搂入怀中,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安宁。

走过绿地红花,来到园中的寺庙。在每一尊菩萨前,你都会虔诚的跪拜。你认真的样子是如此的可爱,比那荷塘里的花蕾更美。在如来面前,我们一起,许下心中的愿望。我期待,要跟你一起相伴今生,能在有限的时间中给你无限的爱。我相信如来佛祖一定会给我们最诚挚的祝福。这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,你就是我今生的归宿,我今生独一无二的爱人。

相伴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,可让我更加确信心中的那份感觉。带着千丝万缕的留恋和不舍离开,我心中的位置留给了你,我身边的位置也只为你留着。在下次相见到来的时刻,我会带着我所有的一切来到你的身边,没有离别,没有感伤,我们的生活会洋溢着满满的幸福。

相遇是缘分,相爱则是永恒。

我的家乡泰州

■文/吉星昇

记得在大学市政管理学的课堂上介绍自我的家乡,我说“我的家乡没有一点起伏的坡度,我只能用平得出奇来形容”。如果你看到路上隆起一个包,那一定是一座老式的桥。

泰州有着 2100 多年建城史,素有“汉唐古郡、淮海名区”之称。那时江海在这里交汇,气势磅礴,大浪淘沙。大海退去,泥沙淤积,广袤的湿地上繁衍着麋鹿,泰州也是珍稀动物“四不像”的故乡。泰州城东有湖,得名东城湖,蜿蜒至市中心。湖边一路,林荫葱郁,当年我喜欢沿着这条路走到市中心。夜晚的路灯透过树叶打下斑驳的光,揉碎在湖水的氤氲中,朦胧了情人的呢喃。

国人都知长沙和绍兴的臭豆腐出名,泰州人更爱吃臭豆腐。豆腐用某种卤水腌制两天,拿出即可入锅,大街小巷到处有油炸臭豆腐摊子,一个大方块才 2 毛钱。泰州同样有早茶文化,烫干丝是必不可少的,常吃的烫干丝四周散着几颗花生,尖子上点缀着几缕姜丝和几根香菜,沾汤拌辅料,入嘴鲜、香、绵、嫩。黄桥烧饼是四大点心之一,高中校外后来开设一家“黄又皇黄桥烧饼”店,正宗可口。黄桥烧饼圆的为咸,长的为甜,另外还有豆沙的、肉松的种

种。新鲜出炉的烧饼看似一种深黄色,带着层芝麻,油而不腻,既酥且脆,香中带鲜。我每次买两块烧饼,一甜一咸,先吃甜的,润润肚皮,酥酥嘴唇,吃到嫌甜时,另一个咸的刚好是一种互补。

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为王守仁的优秀学生,后有李贽、徐阶等,倡导“百姓日用”、“格物知本”等实用主义思想,反对束缚人性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启蒙学派,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。泰州学派对泰州中学的校风、学风也有影响,泰州中学堂创于 1902 年,其前身为南宋理学的安定书院,为纪念北宋理学先驱、思想家、教育家胡瑗先生而建,当年胡瑗在此讲学,并手植一株银杏树,至今那棵千年银杏仍在校园内枝繁叶茂,身后就是著名的安定书院。

我在泰州中学求学时,学校搬到新校区两年,设施先进,校风自由,课外科目与活动竟占了一半课程;图书馆六层大楼,藏书颇丰,我常浸于其中,获益良多。老师对学生放任的态度,促使我们养成了自主学习的好习惯。学校培养的人才各行各业,其中包括 1959 届校友胡锦涛。